

元豐類藁卷第十

查溪裔孫才道行思儀彥校刊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廼言曰嗚呼箕子惟天
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箕子乃言
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
洪範九疇彞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彞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
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君謂所以安者也而

西華集 卷之二
一
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箕子廼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歟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廼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為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墜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廼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為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

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為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火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日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備矣身備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

南華真經卷之十一
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

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耨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人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醜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
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
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
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
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
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渚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
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
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
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

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
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
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
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是稼穡而
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醜炎上所以
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
者凡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
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爲要言也
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
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

曰聽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

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人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

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筭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集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繞塞聰又以作聰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

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獨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爲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欺舜

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及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体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又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儀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

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彞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爲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蓋欽明文思堯之得於心者也克明峻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

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爲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効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而導之以効之之所爲者舜爲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爲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

道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爲之命令爲之典章爲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

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
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肯也過也非終也雖厥
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肯也非
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
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爲自我致
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
足教之無所不至不若我政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
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
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肯也

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
終無悛心衆之所弃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
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
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
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
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
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
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
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
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

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悛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彛倫之叙也不然則彛倫之斁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呈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

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淫爲朋人無有以比爲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烝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

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惟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庶
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
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
中也有猷有爲有守而不懼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
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
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
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
大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斃獨柔不中者至
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斃獨柔無畏高
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斃獨則六

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六
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
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
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
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變之
教胄子臯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
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
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爲者進
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
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

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
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
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
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爲咎
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
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
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必始於家其先後次

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
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
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
偏於已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已之所好
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
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
存於已者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爲

道也廣大而不狹吝王道蕩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
其爲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
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爲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
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爲王之義爲王之道
爲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
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于中也由
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補天
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

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歸
者之所及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
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
此而國家天下可爲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
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
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
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
莫無由徑無袞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
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
所會所歸之中以爲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爲

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爲皇建
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
賢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
之爲類雖九然克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
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九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爲
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
旣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爲常是以爲順乎德
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

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
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
王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
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
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
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
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
剛克爰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
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爰友柔克者

所遇之變殊故所以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
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之爲德高亢明爽者本
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
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
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已
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所作福作威王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僻民用僭或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
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

作威王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或是以知惟辟作
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
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
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爲九矣人君
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
不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
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
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王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
王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
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

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王食正直
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
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王食則爲側頗僻無所不僭
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
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備皇極建而已
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廼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或立時人
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知卜筮
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
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

謂凡七者也巳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
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
謀及乃心揆諸巳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
謀及龜筮參謀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何也
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
疆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
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九謀
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
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
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爲吉又
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
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
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

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蕪一極備凶一極
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
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
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
謂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
不蕃蕪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
則爲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爲沴所謂一

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九言時者皆休之徵九言常者皆咎之徵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徵之休咎應於彼爲人君者所以不敢恭念而考已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徵也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旣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徵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
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
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
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
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
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
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
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
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
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

休徵之所集也已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徵之所
集也故省民者廼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
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
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徵則不言也不知王與
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徵無所當而
於言為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
也民能保極則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
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

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干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

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

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
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
府言脩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
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
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
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
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
疇之所以爲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日三日延和殿伏蒙面
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
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
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燿昭徹布
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
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
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
開建鴻業更立三材爲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
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畧千載以來特起之
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
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

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千篇敢繕馬上塵臣內
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
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
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
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
去紕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
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萬
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
候勅旨

太祖皇帝總叙

蓋唐之敝自天寶以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
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
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
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謬亂不同夷狄者
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
農桑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
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
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民之不良也故數
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
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

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調乏絕雪寃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疏食請禱欲移災於已其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廼爲之禁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

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新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旣覆滅契丹寢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闔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

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無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馮陵之虜也蓋太祖薦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虚心納諫鑒於粵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也無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未

之地却而不受錢俸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歛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內初輯然庶政天休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蕪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衽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

粵蜀吳楚歐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
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
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
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
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
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喟衆以智
喟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
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
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
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

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
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
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
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
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
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
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旣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
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
法脫民榜笞死禡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
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

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疆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物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衽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太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上

者如此是自三代已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大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一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乂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

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
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元豐類藁卷之十

